

书海观澜

真实,是新闻人的另一种骨气

——史国新《新乡人》代序

张哲(新乡市)

能在史老师新书付梓之际写几句话,实在是我的荣幸。

前几天接到史国新老师的电话,嘱我作序,顿觉惶恐。迟迟未能下笔,或者说不敢下笔。身为晚生,为老师写序,愧不敢当。

在新乡,但凡和新闻和文学沾上边者,对史国新这个名字,莫不熟悉。从高中时代,我便是史老师的粉丝和拥趸,剪报本上占幅最多的便是史老师的文章。那时在街头林立的报刊亭可以买到当日的《新乡晚报》,急不可耐地翻开墨香扑鼻的报纸,为的就是找这个名字。消息、通讯之外,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史老师的言论,文笔辛辣又充满理性,篇幅不算长但让你瞬间醍醐灌顶。诸如《不能给官僚主义以仁慈》《积贮乃天下之大命》《让会议走出宾馆》等等,至今在我历史悠久的剪报本上依然夺目。

出于对新闻的兴趣和热爱,从高中到大学,《新乡晚报》始终陪伴着我,史国新这个名字也便始终陪伴着我和我的新闻梦。虽同处一城,尚为学生的我,那时觉得距离这个名字好远,甚或时时涌出遥不可及的惆怅。直到我终于作为新闻宣传队伍中的一员,真的走近史老师,已是时隔多年我市的一个文化活动上。当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分到市广电系统,而《新乡晚报》也刚刚更名为《新乡日报》。活动上,他热情地向我点头微笑,甚至还握了手。尽管我报上了姓名,但我暗付这里精英荟萃人才云集,当我发现一众史国新们正厮守于斯激昂文字,当我意识到我居然和史国新、刘德亮、尚建军等业内大咖成为同事,《新乡日报》这张创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党报,以其厚重和包容让我的心一下子有了归宿。是年记者节创刊的《平原晚报》脱胎于之前的日报晨刊,彼时雄姿英发,势头正劲,启航伊始我有幸加入其中,也有幸近距离地和次年身兼晚报总编辑的史国新老师同舟共济。晚报的那段日子,是和蔼可亲的史老师,是敦厚善良的史老师,让我的忐忑不安化作激情澎湃,也是史老师,让我平添了生命中最温柔的部分。此后经年,相交相知,感情日笃,终成莫逆。我之为文处事,既深得史老师言传身教,又频承史老师不吝点拨。倘若说这些年虚度之余,思想上尚有顿悟,业务上尚可圈点,那么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史国新老师。其襟怀,其善根,其才情,使我坚定新闻,受益终生。

和“须仰视才见”的史老师真正成为同事,是在2004年11月,我所供职的广电报并入《新乡日报》之后。初来乍到,如果说曾耽于广电情结而心有不甘的话,那么令我释然的是——当我发现这里精英荟萃人才云集,当我发现一众史国新们正厮守于斯激昂文字,当我意识到我居然和史国新、刘德亮、尚建军等业内大咖成为同事,《新乡日报》这张创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党报,以其厚重和包容让我的心一下子有了归宿。是年记者节创刊的《平原晚报》脱胎于之前的日报晨刊,彼时雄姿英发,势头正劲,启航伊始我有幸加入其中,也有幸近距离地和次年身兼晚报总编辑的史国新老师同舟共济。晚报的那段日子,是和蔼可亲的史老师,是敦厚善良的史老师,让我的忐忑不安化作激情澎湃,也是史老师,让我平添了生命中最温柔的部分。此后经年,相交相知,感情日笃,终成莫逆。我之为文处事,既深得史老师言传身教,又频承史老师不吝点拨。倘若说这些年虚度之余,思想上尚有顿悟,业务上尚可圈点,那么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史国新老师。其襟怀,其善根,其才情,使我坚定新闻,受益终生。

创刊之初的《平原晚报》是个年轻

艺苑短波

我市多位作家作品入选《2023年河南文学作品选》

本报讯 近日,由河南省文学院主持编选,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23年河南文学作品选》出版发行。其中,我市多位作家作品入选:赵文辉的《崖上》、安庆的《小酒店一夜》入选短篇小说;范千平的《最后一课》、江红斌的《除害》、陈来峰的《稻香》、赵长春的《站岗》、张晓峰的《摘帽》、王之双的《同行亲家》、一兵的《古村落的微笑》、轩窗的《逃》、张志明的《家里来了个铜锅匠》、刘万勤的《乡叔》、原上秋的《想读一本你写的书》入选小说卷;范蓉的《消逝》、蓝无涯的《望乡》、小葱的《深誓》《长安十二时辰》、薛颖娜的《独奏录》、张洪腾的《確白》《老榆树》《井台的记忆》入选诗歌卷;陈来峰的《高考之夜》、李乐岩的《赶露水集》、赵长春的《向谷子学习》、石广田的《春柳》入选散文卷;安庆的《我相信写作的孤独》入选评论卷。据了解,《2023年河南文学作品选》是由河南省文学院主持编选的文学年选项目。

四季风铃

“细雨生寒未有霜,庭前木叶半青黄。小春此去无多日,何处梅花一绽香”。这是宋代诗人仇远对立冬的深情表达,读来让人对悄悄向我们走来的冬天有了一分深深的期盼。当深秋的枫叶殷红,满地的落叶金黄,一场深情的秋风来过,纷纷扬扬的秋雨之后,立冬便如期而至。秋收冬藏,是对立冬最深情的手法。宋代诗人紫金霜写尽立冬绝版的风景。我喜欢残荷立冬后的辉煌。在四季之中,我更喜欢深秋与冬天相约的时节,让人释放情怀。人们欣赏红遍山河的壮丽秋韵,拍摄初冬大自然生动的美色,用文字抒发内心对立冬无限眷恋的豪迈情怀。李白把立冬描写得淋漓尽致。我喜欢一个人围着火炉,品自酿的小酒,读几首唐诗宋词,看窗外的落叶映衬那几棵枣树与石榴树。今年的立冬不同于往年,今年的故乡更加富有诗情画意。秋已深重,露已落暮,红叶纷飞,黄花如歌,让我们期盼一场雪的到来,抚摸冬的温暖,看立冬的繁华锦绣。

的大家庭,而史老师,则是这个大家庭不折不扣的家长。作为曾经《广电报》的我们懵懵懂懂地踏入时,总生出颇多刘姥姥般的不解。须知这是一支不同寻常的新闻队伍,这是一种别出机杼的管理模式。这里尊重个性,强调和谐。在这里,既有编辑都浑然忘我的埋首工作,也有篮球场你争我抢的活力碰撞;在这里,你看不到上下尊卑,看不到颐指气使。我从来没见过史老师声色俱厉地训斥过任何人,仿佛对这世界的一切,他都能够理解且原谅。事实证明,他的“人性化”管理”也并未助长任何一名编辑、记者的任何散漫和肆意。2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对当年那个其乐融融又佳作连连的大家庭怀念不已,我们仍然认为那个大家庭堪称《新乡日报》的“黄埔军校”。最初的晚报人谁都不会否认,史老师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他们心目中的精神领袖。曾有一位年轻同事问我,怎样才算一名合格的记者,我答,只要史国新认可,便是。

史国新老师于我,亦师亦友亦兄,但他从来的谦逊每每令我不安。凡遇史老师新作出炉,墨汁未干时,我总一求先睹,而史老师则总是不忘在初稿醒目处工工整整地写下:“请斧正。”许多时候,和史老师共一茶台,手执一缕,海阔天空。一日,与史老师、李辉老师湖畔畅聊,因一话题竟争执不休,面红耳赤,然其间惬意外莫能知。同史老师每年要聚几次,而每每一众学生辈落座时,因为史老师的坚辞“主座”,总不免要经过几番推让。

2005年10月,我结婚了。思来想去之后,去请史老师作婚礼的主婚人,他很爽快地应允了。前往主婚时,他特意换上一身久违的西服,待到拿出领带时,却犯了难——他不会扎领带。几名男记者好一阵子忙乎,才算是将他打扮妥当,奔赴现场。婚礼有了史老师的加持,自是档次飙升,不同凡响。细节不表,感恩永存!

史老师学养深厚,温文尔雅;更兼薄己厚人,笃行至善,宛如邻家大哥。在新乡宣传文化系统,可谓德隆望尊。史老师身为各级作协的会员,能小说,能散文,偶尔也弄弄诗歌,均落笔不凡,气象万千。但他总异常认真地表明,他不是作家,只是一名新闻从业者。说这话时,史老师的脸上现出鲜有的严肃。那一刻,我们也才深深地体会到,寄身于新闻,寄一生于新闻的史老师,或许只有新闻才是他的一切,才是他生命中最大的专注。他无意做官,也不想发财。我们知道,论才情,凭人品,若步仕途,史老师或许早已是锦衣冠盖,但他偏不。他讲政治,但做不了政客。有一年市委主要领导惜其才华,将史老师调去市委。可他3天后竟自顾自地不辞而别,硬生生将常人眼中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给扔了。

我们面前的这部集子,为读者呈现了史国新老师自1990年代以来的28篇

岁月华章

延津县的第二朵“云”

李青春(新乡市)

著名作家刘震云,理应是延津县的第一朵“云”。众所周知,他把文坛震得不轻,作品被翻译成十几个国家的文字,蜚声海内外,曾获得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他的《一句顶一万句》,挺厉害吧!还有那句“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是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也是他说的。延津县的第二朵“云”,名字里也有个“云”字,叫杨彤云。其人,与刘震云的共同点是写小说,不同点是刘震云在文坛,杨彤云在乡下……

与杨彤云老师见面的前一天晚上,宋彦璋老师通过微信转发给我两篇文章,都是杨彤云老师写的,我在阅读后还特意写了一段留言。

从杨彤云作品后面的简介知道,他生于1961年8月,1977年高中毕业,1982年自修完建筑系课程,被聘为新

乡市二建公司工地工长,同年不幸因故致残。1986年,杨彤云开始创作小说,迄今已发表多篇,并多次获奖,多家报刊刊登并配发评论,其《古风》一文入选2012年版《大学语文》教材。《古风》发表时后面的评论这样说:“斗胆放言,此篇已减不下一字一词,小说能写到此等境界,令人击节,令人拍案!”这是怎样的一篇文章,竟然入选了《大学语文》教材?你若看到这本《大学语文》教材的目录,可能会震惊,因为目录的第一篇文章是朱自清的《背影》,第六篇文章是杨彤云的《古风》,第七篇文章是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

想见见杨彤云,天遂人愿。第二天上午,在延津县东屯镇大屯村,我就邂逅了杨彤云等朋友。大家一同前往大屯村,是因为这里有座“石柱庙”,此前听都没听说过,很诱人,尤其是对于我们几个挚爱地方文史、碑刻的朋友来说,此行意义非凡。果然,很快我们就找到了两根石柱,高约3.1米,直径约0.5米,8个面,每个面上都有精美花卉、人物图案。据清顺治十六年《昨城县志》记

茶邀禅友,懒持花酒奉王侯。追求真我的路上,活得通透而真实的史老师并不容易,但也正是他一生坦然之所在。在我看来,他其实脆弱而敏感,又真实得让人心疼。

其三,责任。余秋雨说:“若没有一大批富有良知和责任的优秀的记者,我不知道,中国将何以走向真正意义的现代。”正是缘于良知和责任,本书中的许多篇章,既真实得令人呼吸急促,感慨万千,又理性得令人无所适从,屡屡汗颜。在通讯《品尝胜利》中,他说:“河南人缺钱但不缺智慧,缺宠爱但不缺骨气。中国的文明很大一部分是河南人孕育的,看不起河南人的人多少有点数典忘祖的味道。”读之潜然时,作为河南人的我,又觉不乏快意。同样在本文中,他为教育尤其是教育之于河南而奋笔直言:“说得最好做得最差,社会之于教育往往如此。”他从来认为,作为新闻人,基于良知之下的真话,没有什么不敢说不能说的,既新闻则无需讳言,无需擦脂抹粉,遮遮掩掩。新闻作品绝不存在“此处删去……字”,因为它既是今天的现实,又是明天的历史;它既要对读者负责,更要对历史负责。从踏入新闻门槛的第一天起,他便从未间断地试图用文字从不同的路径表达不为人知的个体,诉说发自肺腑的呼喊,昭示这个世界的需要。他的文笔洗淨朴实,不疾不徐,既博珠零锦簇之美,又具晨钟暮鼓之力。看似从容漫意的笔触,却时时如利剑直戳你的心灵深处,逼你不安,逼你思考,逼你去正视自己,去想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他传递给你的,除了阅读的喜悦,除了至纯至真的阳春白雪,更有付诸文字——他的深邃思考,他的家国之重。

新乡人杰地灵,英才辈出。作为土生土长的新乡人,史国新老师对家乡的爱是刻在骨子里的、是不可救药的、是深沉到小心翼翼的和着泪水的那种爱。朝斯夕斯,念兹在兹,便有了我们面前这本《新乡人》。“新闻同好闲时翻翻,便已知足了。”关于编印本书的初衷,一生淡泊、疏名远利的史老师如是说。事实上,这部集中的每篇作品皆堪称新闻范文,同时又可视作当下我们所倡导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综合实践体现。许多篇章,因其广泛的现实意义和力透纸背的深度洞察,新鲜如昨,亦应今时。其写作手法和表达技巧,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仍被业界沿用和举崇。所以说,生命力是界定一部(篇)优秀作品的近乎唯一的标准。更难得的是,这部集子同时为我们传递和表达了一种真正的新闻精神,就传承意义而言,这或是本书最大的价值和贡献。

史国新老师常自谦为“新闻布衣”,他几次告诉我,在报社干了一辈子,他宁愿做最后一名纸媒体的坚守者,做最后一名纸媒体的圣徒。这话,我信!

（作者系新乡日报社总编辑）

载,石柱,此古庙也,其始建于未详,元封宣差行省撒吉思不花相公宅,民食庐于厓,创建门宇一区。今存石柱二,在县西郭大屯。此石柱,图案居多,铭文奇少,但可以佐证了石柱属元代遗存。

在石柱周围,大家拓印拓片,研读斑驳的文字,赞美石刻的华丽,惋惜石柱的断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但都很兴奋,甘愿为宣传当地这处即将被人遗忘的文物作出贡献,也希望更多人认识它、研究它。

其间,我与杨彤云老师聊了很多,还说到我们这群人净干些“不扛粮食”的事。我倒想问,谁说如愿以偿地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不是一种幸福?杨彤云老师拄着双拐,却活得从容,不卑不亢。他那么好的文笔,那么善良的品质,更让我觉得有些人虽置身繁华,却很渺小;有些人虽身处乡野,却很高大,让人仰视!与身残志坚的杨彤云老师相比,我们身体健康的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是不是更应努力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用实际行动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呢?

茶邀禅友,懒持花酒奉王侯。追求真我的路上,活得通透而真实的史老师并不容易,但也正是他一生坦然之所在。在我看来,他其实脆弱而敏感,又真实得让人心疼。

其三,责任。余秋雨说:“若没有一大批富有良知和责任的优秀的记者,我不知道,中国将何以走向真正意义的现代。”正是缘于良知和责任,本书中的许多篇章,既真实得令人呼吸急促,感慨万千,又理性得令人无所适从,屡屡汗颜。在通讯《品尝胜利》中,他说:“河南人缺钱但不缺智慧,缺宠爱但不缺骨气。中国的文明很大一部分是河南人孕育的,看不起河南人的人多少有点数典忘祖的味道。”读之潜然时,作为河南人的我,又觉不乏快意。同样在本文中,他为教育尤其是教育之于河南而奋笔直言:“说得最好做得最差,社会之于教育往往如此。”他从来认为,作为新闻人,基于良知之下的真话,没有什么不敢说不能说的,既新闻则无需讳言,无需擦脂抹粉,遮遮掩掩。新闻作品绝不存在“此处删去……字”,因为它既是今天的现实,又是明天的历史;它既要对读者负责,更要对历史负责。从踏入新闻门槛的第一天起,他便从未间断地试图用文字从不同的路径表达不为人知的个体,诉说发自肺腑的呼喊,昭示这个世界的需要。他的文笔洗淨朴实,不疾不徐,既博珠零锦簇之美,又具晨钟暮鼓之力。看似从容漫意的笔触,却时时如利剑直戳你的心灵深处,逼你不安,逼你思考,逼你去正视自己,去想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他传递给你的,除了阅读的喜悦,除了至纯至真的阳春白雪,更有付诸文字——他的深邃思考,他的家国之重。

新乡人杰地灵,英才辈出。作为土生土长的新乡人,史国新老师对家乡的爱是刻在骨子里的、是不可救药的、是深沉到小心翼翼的和着泪水的那种爱。朝斯夕斯,念兹在兹,便有了我们面前这本《新乡人》。“新闻同好闲时翻翻,便已知足了。”关于编印本书的初衷,一生淡泊、疏名远利的史老师如是说。事实上,这部集中的每篇作品皆堪称新闻范文,同时又可视作当下我们所倡导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综合实践体现。许多篇章,因其广泛的现实意义和力透纸背的深度洞察,新鲜如昨,亦应今时。其写作手法和表达技巧,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仍被业界沿用和举崇。所以说,生命力是界定一部(篇)优秀作品的近乎唯一的标准。更难得的是,这部集子同时为我们传递和表达了一种真正的新闻精神,就传承意义而言,这或是本书最大的价值和贡献。

史国新老师常自谦为“新闻布衣”,他几次告诉我,在报社干了一辈子,他宁愿做最后一名纸媒体的坚守者,做最后一名纸媒体的圣徒。这话,我信!

（作者系新乡日报社总编辑）

岁月华章

延津县的第二朵“云”

李青春(新乡市)

著名作家刘震云,理应是延津县的第一朵“云”。众所周知,他把文坛震得不轻,作品被翻译成十几个国家的文字,蜚声海内外,曾获得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他的《一句顶一万句》,挺厉害吧!还有那句“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是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也是他说的。延津县的第二朵“云”,名字里也有个“云”字,叫杨彤云。其人,与刘震云的共同点是写小说,不同点是刘震云在文坛,杨彤云在乡下……

与杨彤云老师见面的前一天晚上,宋彦璋老师通过微信转发给我两篇文章,都是杨彤云老师写的,我在阅读后还特意写了一段留言。

从杨彤云作品后面的简介知道,他生于1961年8月,1977年高中毕业,1982年自修完建筑系课程,被聘为新

乡市二建公司工地工长,同年不幸因故致残。1986年,杨彤云开始创作小说,迄今已发表多篇,并多次获奖,多家报刊刊登并配发评论,其《古风》一文入选2012年版《大学语文》教材。《古风》发表时后面的评论这样说:“斗胆放言,此篇已减不下一字一词,小说能写到此等境界,令人击节,令人拍案!”这是怎样的一篇文章,竟然入选了《大学语文》教材?你若看到这本《大学语文》教材的目录,可能会震惊,因为目录的第一篇文章是朱自清的《背影》,第六篇文章是杨彤云的《古风》,第七篇文章是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

想见见杨彤云,天遂人愿。第二天上午,在延津县东屯镇大屯村,我就邂逅了杨彤云等朋友。大家一同前往大屯村,是因为这里有座“石柱庙”,此前听都没听说过,很诱人,尤其是对于我们几个挚爱地方文史、碑刻的朋友来说,此行意义非凡。果然,很快我们就找到了两根石柱,高约3.1米,直径约0.5米,8个面,每个面上都有精美花卉、人物图案。据清顺治十六年《昨城县志》记

岁月留声

老史

刘德亮(新乡市)

一起到天津参加一场全国晚报组织的乒乓球比赛。去的时候,老史信心满满,到了天津,就打了两场,两场都是“亚军”,一下子把老史的信心打得灰飞烟灭。有一次,和老史到乡下钓鱼,自称自学成才、驾驶技术高超的老史,在一个土路口,一脚油门把汽车直接开进了路边的粪坑里。虽然清洗了几次,十几天后,车内依然余味袅袅。老史爱打篮球,有那么几年,报社篮球场热闹非凡,每到下午,就有一群年龄不等的人在球场撒欢儿,几位领导也乐此不疲,参与其中。在球场上,每当领导拿到球后,单位的一些小青年也都饶趣地敷衍一下,不防不守,让领导信心满满地自由投篮,展示一下球星的光彩。可每当老史拿到球后,虽然他也是班子成员,但小青年大都是一步不让,前堵后追,完全不把领导当干部,把老史逼得没法发挥球技。从这一点看,老史也真的是和群众打成一片了。

老史是普通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人情世故,也有风月江湖。年轻时老史也抽烟,也喝酒,但烟瘾不大。只是在写东西或应酬时偶尔抽几支。在家里,只要老付在,他是肯定不敢抽烟的。老史的酒场不算少,却从来没见过他喝醉过,更别说发酒疯了。说实话,真的想见识一次老史发酒疯的样子,可40多年了,还真的让我失望了。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在新乡写人物新闻,能写过老史的恐怕没有几个。写人物最忌讳刻意拔高或刻意贬低。拔高或贬低都会失去人物的真实性,没有真实性,也就失去了可信度,没有了可信度,谁还会相信和接受你写的人物和你的文章呢?老史写人物,不论是腰缠万贯的老板、行业的专家,还是普通职员、平常工人,他着笔的角度,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用一种平视的角度,去发现和刻画这个人物寻常或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和内心世界。有了平视的角度,每一个被采访的对象,都成了一个个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对于他的采写对象,老史常常会以朋友的姿态,从细处着手,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写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通过一件件寻常小事,丰满人物的个性,展示人物的灵魂。因此老史写出来的人物大多有血有肉,可知可信可感。老史写人物的文章,极少用高大上的语言,也很少用过头的赞誉。他笔下的人物大都是有特长也有缺点,有失败也有成功。让人感到,那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你我他。

老史写的人物,日后大多成了老史的朋友,这既是被写者对老史的认可,也是老史人格魅力的体现。从《新乡人》这本书中,老史写人物的功力、写作的水平技巧,足见不同寻常,堪为大家。

前几天,我正在微山湖钓鱼,老史发来一条短信,说有事和我商量。我知道,老史是一个不轻易向别人张口的人。放下鱼竿,马上打电话给他。他说他写的《新乡人》出版了,要开一个新书发布会,想让我写一篇文章,连同张哲总编辑的书序一块儿发在报上,也算是序言的一个互补。他还说文章写得不要太正经,最好有点调侃,我不假思索地应了下来。还没回新乡,脑子里便碎片般浮现出许许多多和老史在一起往事。回到新乡,几个日夜,满脑子都是过去的记忆。想到哪儿写哪儿,一连几天,两盒香烟便熏出来这么一篇没有章法、没有结构、没有修饰,也几乎没啥文学特点的东西。好在40多年的老友,写得好坏都有所招待。这篇拙文,算是给老史的这次大事儿喜事儿热闹事儿上锦上添花的一朵小野花吧。真心地祝贺新书发布会圆满成功,真心地祝愿老史老付安康快乐。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老史有才,长得帅,脾气还好,不管到哪儿,总会受到一些小姑娘小媳妇的青睐。过去有朋友开玩笑地说,如果老史再有钱,再当官,那还让别的男人活吗?好在老史不是个当大官的料儿,虽然也有机会步入仕途。上世纪90年代,市里一位主要领导点名要他去当秘书,这是一个让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可老史干了不到一个星期,便打道回府了。他受不了大院里那种繁琐的条条框框,不甘被禁锢在规矩多如牛毛的办公室,也受不了那些单位老人儿对他的“指点”。而老史不温不火不紧不慢不爭不斗不媚不送,且不会讨好他人的性格,与那样的机关氛围格格不入,就像一只在野外自由奔跑惯了的小兽,他的离开是迟早的事儿。

老史柔和的外表下,我觉得还藏着侠义的心肠。少年时代,他和我一样,都喜欢和羡慕那些书包里装一块半截砖的男孩子,都喜欢和那些所谓的姘孩子在一起疯野。即便后来上了大学,进了报社,有了点名气,始终还和那些过去所谓的姘孩子不断往来。

老史和我,虽有着不少相同的爱好,如打球、游泳等等,但大多花拳绣腿,没有太深的功夫。有一年,和老史

老史柔和的外表下,我觉得还藏着侠义的心肠。少年时代,他和我一样,都喜欢和羡慕那些书包里装一块半截砖的男孩子,都喜欢和那些所谓的姘孩子在一起疯野。即便后来上了大学,进了报社,有了点名气,始终还和那些过去所谓的姘孩子不断往来。

老史和我,虽有着不少相同的爱好,如打球、游泳等等,但大多花拳绣腿,没有太深的功夫。有一年,和老史

与身残志坚的杨彤云老师相比,我们身体健康的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是不是更应努力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用实际行动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呢?

（作者系新乡日报社总编辑）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乡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乡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